

# 爲戴笠辯誣

(下)

喬 家 才

## 揭穿中共的虛偽謊言

### 上海舊事漏洞百出

文強編造「戴笠其人」，有些事實故意弄錯，似而非非；有些想入非非，莫名其妙。請看下面所舉的幾個例子：

「戴笠談到他打流生活中的幸運時，每每喜歡談到他認識 蔣介石、戴季陶、陳果夫等人的經過。他說民初他在上海打流，天造地設的機會，在交易所中鬼混，認識了校長（蔣介石，筆者注）、戴院長（指戴季陶，筆者注）和陳果夫等人。他們開始時，視戴笠爲小孺子一樣，不過是差使跑跑腿，送茶遞水而已。後來戴季陶知道他姓戴，又是浙江同鄉，便問他讀過書沒有？青年人想幹些什麼的一類的關心話。戴笠那時感到這伙人不像商人，一天到晚，往來的光棍不少，十有八九是革命黨，可又不敢說出來，便答覆說：『有飯吃就行。』他乘機又說：『青年人要幹，就要像陳英士、徐錫麟一樣，幹得轟轟烈烈。我受過中學教育，當過團丁當過兵，現在打流打到上海來了。』從那以後，戴季陶對戴笠改變了態度，對他關心起來，戴笠便改口稱戴季陶做叔

叔。 蔣介石見戴季陶器重戴笠，凡屬是跑腿出街的事，便叫他去幹。……」

上面這段鬼話，仔細研究，漏洞百出。如果文強爲表示他撰寫「戴笠其人」，並非出於自由意志，而是在不得不寫情況之下，被迫而爲，完全胡謔，那就用不着駁斥了。否則就必須予以揭穿，粉碎其惡毒的宣傳。

戴笠果然在民國初年就認識了蔣、戴二公，那時他已二十歲出頭，爲甚麼放過機會，不追隨他們從事革命工作呢？就是要幹軍事，也會在十三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絕不會等到十五年才去廣東，入黃埔軍校第六期。第一期入伍和第六期入伍，時間上雖然祇差兩年，可是在許多地方，吃虧很大，這是戴笠一生最受制的地方。

戴笠和蔣、戴諸公認識，是在上海交易所。請問文強先生：交易所就是革命場所嗎？蔣、戴諸公從事革命運動，爲甚麼一定要到交易所那種複雜的地方，在那裏鬼混呢？是不是借上寫戴笠其人，一石兩鳥，而來糟蹋國民黨的革命元老呢？至於說戴笠改口叫戴季陶叔叔，更是無聊透頂，可笑之至。

我和戴笠將軍的關係，不比文強差，我就從來沒有聽他講過這些鬼話。我們看看他民初的情形，作一番比較。民國二年冬，戴笠畢業於江山縣立文溪高小（四年制，春季始業）。他在文溪已很活動，爲全校學生的領袖，組織有青年會，提倡婦女天足。三年夏，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，後因開金監的玩笑，而被開除。這對他的打擊非常重大，從此失學，引爲終身遺憾。五年夏回衢州，和文溪同學姜超嶽等投考衢州府屬公立聯合師範學校，他以第二名被錄取。但他並沒有唸這個學校，因爲他對做一個小學教員，並不感興趣，這一年，他已二十歲。

第二年，民國六年投效浙軍第一師潘國綱部學兵營，做自願兵。不久，這個部隊就被打垮，他投筆從戎的壯志也幻滅了。假如他在上海打流，就認識了蔣、戴諸公，爲甚麼不追隨他們從事革命工作，却去投效浙軍第一師呢？至於在江山辦保安團，那是十三年事，已經不是民國初年了。

對戴笠事跡都寫錯了

文強又說：「戴笠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，以後又編入第六期騎兵科。」

「戴於一九二六年春，到廣東去見蔣介石時，首先到廣東大學（後來改名為中山大學，筆者註）去找戴季陶作引薦，然後才見到蔣介石，被收容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去學習。這時他表示要在蔣介石身邊當差，而且很堅決。蔣一聽非常高興，要他當當勤務兵再說。戴笠當了多久的勤務兵不清楚。他是一個天生的鴉鳴狗盜之徒，包打聽，整天東奔西跑，將蔣介石身邊內外外的情況都收得有，簡簡單單地列出條條來，送到蔣介石的案前。起初，蔣介石不以為意，當做字紙丟在字紙簍裏了。戴笠知道沒有看，便又從字紙簍裏拾起來抹平，用壓紙條壓好置之原處。這樣引起蔣介石的注意，漸漸感到這可補耳目之不足。於是耳提面命，親授機宜，而且不久即令其下連隊去學騎兵。蔣規定戴笠要密報的有兩大類：第一是注意同學中的思想情況，矛頭指向共產黨員的活動，革命軍人青年聯合會左派分子的活動；第二是監視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動及生活有無腐化等情況。」

文強是黃埔第四期畢業，第六期入伍時，第四期還沒有畢業。難道說連第五期和第六期還分不清楚嗎？既說戴笠是第五期入伍生，又說是編入第六期騎兵科，何其矛盾？前面說戴笠在上海打流，認識了校長和戴院長，現在到了廣州，不直接去見校長，而要繞個彎子，先找戴季陶引薦？戴笠到廣州，就是要進黃埔，文強說他要在校長身邊當差，要他當當勤務兵再說，真是豈有此

理。那個時代，當勤務兵的，多半是小孩，年齡不够入伍。戴笠已經三十歲，會要他當當勤務兵嗎？當一個勤務兵，還要戴季陶那樣大人物引薦嗎？造謠也要造的不太離譜呀！

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李大釗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聲明：「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，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，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，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。」所以在黃埔軍校不敢以共產黨名義公開吸收同學，乃想出以外圍機構作公開活動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，黃埔軍校的共產黨分子發起組織「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四月二十四日，國民黨同志組織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以為對抗。這兩個組織時常衝突打鬥，越來越凶，校長命令取消這兩個組織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青年軍人聯合會宣言解散，二十日孫文主義學會也宣告解散。第六期入伍時，已無青年軍人聯合會。文強把第四期的情形加諸第六期，說戴笠下連隊去學騎兵，注意青年軍人聯合會左派分子的活動。實際上第六期騎兵營成立，在十六年四月間，已在清黨前後，共產黨分子都逃光了，還有甚麼青年軍人聯合會呢？

### 入伍之時未見蔣公

文強所說，完全出於捏造，以符合共產黨醜化戴笠之目的。實際情形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經改為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」，八月十三日校本部命令規定：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，為第五期入伍生；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，

為第六期入伍生。我們一行十人，由北京南下，八月十日抵達廣州，在長堤天字碼頭入伍生部經過考試，二十九日在沙河（也叫燕塘）入伍，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一連。

國防部情報局戴雨農先生年譜：「戴於十五年五月到江山縣城，九月考取黃埔軍校第六期，十月七日入伍。」從江山到廣州，須先到杭州，再到上海，乘輪船到廣州，他到達廣州的時間，大概和我們前後差不了幾天，蔣校長已於七月九日誓師北伐，離開廣州。戴的文溪同學周念行、姜超嶽，都隨北伐軍出發，不在廣州。所以戴到廣州以後，找不到他們，陷於困境。他和徐為彬（亮）都住在司後街宏信學旅，拖欠了房飯錢，幾乎被老闆娘逼出來，多虧徐為彬代繳，才能住下去。由徐為彬認識了王敬宣（孔安），三人成了好朋友。後來一同參加入伍考試，他被淘汰，徐、王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二連，和我們成了同營同學。戴沒有考取，可能是因為年齡較大的緣故，這時他已三十歲。他原名徵蘭，後改名戴笠，第二次投考，才被錄取，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直轄第十七連，此時大概已經十月了，年譜所述十月七日，不會錯的。

校長在前方，感覺在北方平原作戰，需要騎兵，十六年春天，命令校本部，由第六期入伍生挑選三百人，成立騎兵營。報名參加挑選的，有五百多人，集合在操場跑步，跑在前頭的三百人就入選了。戴笠也跑在前頭，遂入騎兵營。

文強說他當勤務兵，做包打聽，完全是胡說。第六期入伍，校長既已出師北伐，所以第六期

入伍生，根本沒有見過校長的面。我們聆聽校長訓話，還是十七年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以後的事。

文強處處表示他在軍統局的地位不低，常和戴笠在一起，能參與機要，共產黨才認定文強有利用的價值。由文強具名，誹謗他追隨多年的老長官，才能達到醜化戴笠的目的，第一版就刊印十四萬五千冊，以作宣傳。

所以「戴笠其人」完全是迎合共產黨的意圖，捕風捉影，生編硬造，似是而非，東拉西扯，胡扯一頓。戴笠明明是浙江江山縣保安鄉的人，文強却說他是硤口鎮人，硤口和保安相去二十五里。張冠夫的太太和戴是姨表兄妹，同一外祖父，都是監與旺老先生的外孫，文強却把他的表妹夫說成表兄弟，張冠李戴。第六期騎兵營營長是沈振亞，文強却說成騎術教官許振亞，連職務和姓名都弄不清楚，還吹甚麼牛，在蘭州和許振亞談論戴笠如何如何，豈非自欺欺人？

### 胡靖安的一段也錯

中山艦事變，係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發生的，海軍代理局長李之龍是共產黨黨員，為執行共產黨的決定和鮑羅廷的陰謀，矯令中山艦由廣州馳回黃埔，企圖挾持校長，送往莫斯科，好將國民政府控制在共產黨手中。文強說：「胡靖安在中山艦事變，和四一六廣東大屠殺案中，他都向戴笠提供黑名單。」如其所說，胡靖安既向戴笠提供黑名單，則戴笠的地位高於胡靖安了，是嗎？實則中山艦事變時，戴笠還在江山老家呢。戴笠

開始做情報，是十六年秋騎兵營開蘇州以後，他幫助胡靖安在上海工作，才受到校長重視，十七年二月繼續北伐，戴笠才在總司令部掛名上尉副官，實得力於胡靖安推薦。

文強又說：「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，廣州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，戴笠自己說，從那天起得校長手諭我離校，隨東路軍北上，入閩浙轉入滬寧。他趕在部隊前頭，潛入敵境，打探虛實，有聞必報。」前面說過，文強除了故意亂講，就不會這樣矛盾。戴笠既是十五年十月七日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，怎樣七月一日起得校長手諭，隨東路軍北上呢？不是胡扯嗎？

### 與周偉龍結交真相

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五日，討伐馮玉祥之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在河南鄭州叛變，發表通電，和在浦口叛變的石友三相呼應。唐知道戴笠正在豫陝地區活動，懸賞十萬元購買戴笠的人頭。唐生智的憲兵營營長兼信陽軍警稽查處處長周道三（偉龍）是他的湖南同鄉，黃埔第四期畢業，正在嚴密搜捕戴笠。戴知道很難離開叛區，於是親自去見周道三，去送價值十萬元的人頭。周道三看見他氣度軒昂，言辭鏗鏘，感於他忠勇誠懇，理直氣壯，不但沒有逮捕他，反而親自護送他，脫離唐生智的叛區，以後跟着戴工作。這個故事，軍統局的同志，幾乎人人知道。文強是軍統局的高級幹部，又和周道三是第四期同學，對這個故事應該很清楚，但是他寫的牛頭不對馬嘴。

文強說：「一九二七年，唐生智雄踞武漢三

鎮，擁有兩湖地盤，掌握的武力二十餘萬，與蔣介石爭天下，確有舉足輕重之勢。唐原係湘軍的一個師長，輸誠廣東國民政府後，擴充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，兼西路軍前敵總指揮，與蔣介石各據一方，分庭抗禮。在如此情勢下，蔣引為大憂，寢食不安，命戴笠到武漢一探虛實。不料事機不密，戴被武漢憲兵部隊所捕，連同搜集的情報資料全被抄獲。如果上報，即有生命之危。戴打聽到憲兵連長周偉龍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同學，便要求與周相見，用一套共同擁護校長坐天下的說辭打動他。周不但釋放了戴笠，而且結為生死交，棄官而逃到南京，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嘉獎。」

戴、周的故事發生在十八年十二月，文強錯為十六年；地點在河南信陽，文強錯為武漢三鎮；當時唐生智的職務是第五路軍總指揮，文強錯為北伐初期的第八軍軍長；周偉龍是憲兵營長，文強錯為連長；事情發生，是戴去找周，文強錯為戴被捕後，要求見周。況且十六年寧漢分裂時，戴還在廣東，十六年七月間，騎兵營開拔前，我和戴在黃埔特別黨部見過面，他沒有分身術，怎樣能去武漢一探虛實呢？

### 對於復興社的污蔑

文強又說，戴笠曾對他說：「校長認為復興社是學德義法西斯組織而來，法西斯這一名稱已經不吃香了，決定將復興社撤銷，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稱來代替，要培植新興的青年團來改造老大無生氣的國民黨，要將氣度放大，只要不是

共產黨，凡屬是抗日愛國的優秀青年都可吸收，連桂系的青年組織也容納進來。」

這又是一套謊言，戴笠不會說這種話。說「三民主義力行社（復興社）」是法西斯組織的，是共產黨和漢奸們製造的謠言，用以污蔑我們的復興民族，救亡圖存運動。三民主義力行社的主要任務，是貫徹安內攘外的國策，安內在對付共產黨，攘外要對付日本軍閥，所以，共產黨和漢奸來污蔑它，那是必然的，而說成戴笠傳說校長說的，用意惡毒。

根據校長的日記記載，二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力行社成立時，校長告訴力行社的幹部們說：「王陽明知行合一與我總理知難行易，祇要努力以行，力行公正，則中庸所謂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，必可達到目的。」力行社之成立，在力行三民主義貫徹安內攘外國策，以復興中華民族，抵抗日本軍閥侵略，校長怎麼會說是法西斯組織呢？

三月六日校長又訓勉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幹部說：「孔子有言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知仁勇三達德，而其本在仁。好學、力行、知恥三條目，而其根則在力行。吾人今日知國恥之宜雪，各種學術之宜學，而最重要之點，惟在力行吾人之所以必務。力行者，完全發乎良知，盡我天職，亦所謂仁心之作用而已。勉之！勉之！莫自負仁心云。」校長會像文強那樣說嗎？再看戴笠將軍的說辭，三十年四月一日紀念會演講：「我們這個團體，決不採取俄國『格伯烏』、德國『古斯塔坡』的特工方式來統制的。因為中國有中國的歷史文化，中國人有中國人的

傳統精神。中國人的傳統精神是甚麼？總理講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』，領袖講『禮義廉恥』。我們掌握團體，運用組織，就是本着這種精神做出發點，以主義領導，以理智運用，以情感結納，以紀律維繫。唯其如此，所以能使主義與道德的結合凝為一體，愈久愈堅。」又會說：「一位朋友同我開玩笑：『你在中國，就等於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萊。』我說：『你這是甚麼話？我為甚麼要做希姆萊？我是中國人，中國特種工作自有中國特種工作的精神，為甚麼要模仿德國？』

把力行社或復興社說成法西斯組織，或藍衣社，祇有共產黨和日本軍閥以及漢奸們這樣說。力行社的本來面目，校長和戴笠將軍已經說得很清楚，用不着再詳加解釋了。

### 推讓中央委員往事

文強又說：「戴笠說：『校長認為我升任局長的資歷不夠，要圈定我為中央委員，交代二陳（指陳果夫、陳立夫）一定要這樣辦。直到校長叫我去談話，才了解這一安排。我趕忙向校長報告，我連國民黨的黨員都不是，又怎麼當中央委員呢？校長一聽，非常奇怪，問我既是黃埔學生、復興社社員，又在他身邊幹了這麼多年，為何還不是黨員？我說：『以往一心追隨校長，不怕衣食有缺、前途無望，入黨不入黨，全不是學生要注意的事。高官厚祿非我所求。』

戴還眉開眼笑地悄悄告訴我：『校長聽了我的話，非常高興，立刻親筆寫了一張條子。我初以為是發給特別費，接過來一看，才知道寫的是

『蔣中正介紹戴笠為中國國民黨黨員』幾個字。戴又誇口說：『我將紙條捧在手裏，堅決請求，願終身做無名的學生，不當中央委員，中委高位請讓給其他老大哥。只要校長信得過我，就是莫大的光榮了。』

這又是一段謊話，三十四年五月，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重慶，戴笠當選為中央委員，但推讓給馬占山將軍，因為他是首先在東北抵抗日本軍閥的，並不是文強所描寫的那樣。

### 戴笠入黨早在軍校

至於戴笠向校長 蔣公報告，他連國民黨都不是，簡直是胡說，因為黃埔學生是集體入黨，祇要是黃埔學生，就是國民黨，難道總裁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？民國十六年六月我當選為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，戴笠當選為騎兵營黨部執行委員，他到特別黨部接洽黨務，我們才認識的。他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怎麼能當選為黃埔特別黨部騎兵營黨部的執行委員呢？他敢欺騙校長嗎？中共污蔑國民黨抗戰是曲線救國，文強要附會這一點，却又找不到具體的事實，於是說軍統局的策反工作就是「曲線救國」。抗戰期間，軍統局策反成功的偽軍，多達七十多萬，等候響應美軍登陸，隨時準備反正，襲擊敵人。使七十多萬敵人的武裝力量變成抗戰武力，未反正以前，掩護協助軍統局的敵後工作，也成了罪過嗎？

「戴笠其人」可以駁斥的地方太多了，前面不過略舉幾點，以證其偽罷了。

喬家才「爲戴笠辯誣」插圖  
戴笠將軍（右後）隨侍蔣委員長慰問革命先烈遺族。（文見七十頁）



。相照的時業畢校軍埔黃軍將才家喬者作「集然浩」（右）  
（頁三十八見文）。影合志同作工與時山行太戰苦軍將才家喬（左）